

旧上海教父是杜月笙，旧四川教父是……



山城教父

范稳 著

花城出版社

“袍哥”是旧中国发源于四川的帮会组织。袍哥大爷范绍增，是整个四川袍哥界的“教父”，他所统帅的袍哥帮会与杜月笙统帅的青帮在当时的旧中国各踞一方，相互对峙、相互利用……他同杜月笙是结拜兄弟，是戴笠离不得、杀不得的对头，是军阀们及蒋介石既拉拢、又限制的角色。抗战期间他是重庆举足轻重的人物：没有他的范公馆，孔祥熙一家在战乱之时怎么能……；没有他的面子，杜月笙不可能从四川搞到一两鸦片；为了他的姨太太，他敢将蒋介石宠爱的侍从室少校军官大卸八块；为了袍哥帮会的生存，他敢同杀人魔王戴笠兵刃相见；他还曾扬言要将老蒋赶出山城……

第十四章

北伐战争打打停停，上层党棍军阀勾心斗角，刀光剑影。谁也不拿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当多大回事了，眼里看重的只是权和势。蒋介石开始背信弃义，在北伐军内清洗共产党人，国共合作宣告破裂，中国的前途重新暗淡起来。

各地易帜为国民革命军的军阀部队，本来就对北伐的革命意义不甚看重，看重的只是自己能拥有多少军队，占多少地盘，以及能否在中国这种大混战的局面中找到一个更硬的后台和靠山。蒋介石清不清党，杀不杀共产党人，跟他们没有多大关系，坐稳一方土皇帝的位置就行了。

范哈儿在中国这种泼水难收的混乱局面下，索性应上海青帮老大杜月笙的邀请，乘船顺江而下，到大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的花花世界寻开心去了。

山城教父

范哈儿和杜月笙，一个为哥老会的袍哥大爷，其帮会祖宗源出洪门天地会；一个为青帮龙头老大，两人都是旧中国黑社会呼风唤雨的人物。哥老会作为洪帮的一个分支，清末以后已是洪门系统的最大帮会，其势力遍及西南、西北及长江流域广大地区。其内部组织结构，帮规会条，在江湖上的地位和作用，与青帮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异。哥老会凡会员以兄弟相称，不讲辈分，标榜“忠义堂前无大小”，众会员都是“有衣同穿，有饭同吃，有福同享，有祸同当的兄弟”；而青帮讲究的是师徒相传，所谓“师徒如父子，兄弟如手足”，“一师皆师，一徒皆徒”。要入青帮，就得特别讲究辈份，晚辈对长辈必须如同子面对父，是一个近似于家长制的纵向组织。帮内同道，是尊是卑，只认辈份，不分年纪大小。每一个青帮成员，都占有帮中拟定的字辈中的一个字。故青帮里有“前二十四辈”，和“后二十四辈”之说，到抗战前夕，青帮已传到“大通悟觉”这四字，旧上海有名的“青帮三大亨”中黄金荣、张啸林是“通”字辈，杜月笙是“悟”字辈，因此杜月笙就比前两者要低一个辈份。在黄金荣、张啸林、杜月笙等人的大力推动下，使青帮在这两个字辈上得到空前发展，也横空出世了许多有名的帮会人物。

青帮与洪帮相传都创于清康熙年间，一开始这两个帮派是敌对的你死我活的仇家。洪门谚语道：“由清转洪，披红挂彩，由洪转清，剥皮抽筋”，即是说洪帮兄弟不能投靠清帮，否则就要按帮规处罚。但是青、洪两大帮在清末前后消去前嫌，不再为仇，合流成为共主江湖的两大帮派

第十四章

——青红帮。两帮人物在贩卖鸦片，走私军火，乃至杀人越货等行当互相联手，有财大家发，有事大家帮，威霸江湖。

因此，洪帮弟子、哥老会袍哥大爷与青帮老大杜月笙在江湖中穿针引线之人的撮合下，一拍即合，后来竟也成为了换帖子的拜把兄弟，这已是后话了。

范哈儿和杜月笙的交往源于对鸦片的共同经营上。众所周知杜月笙在上海滩的崛起和大发鸦片财分不开。而那时中国的鸦片市场上有名的货的来源不外这几个方向：从印度来的“大土”，从云南来的“云土”，从四川来的“川土”和从内蒙新疆一带来的“蒙疆土”。上海不产鸦片，但上海滩却是鸦片经销和消费的一个大码头，“川土”沿长江水道顺流而下，是到大上海的鸦片最好走的路线。而范哈儿既是袍哥大爷，又是川军师长，率部控制着四川东部长江门户，一切往东运之鸦片，都得经过他的防区，范哈儿再哈，焉有不发鸦片财之理？杜月笙也是看中了范哈儿所占的天时地利，早就和范哈儿合谋走私鸦片，凡上海杜老板的“川土”，在范哈儿防区内一律大开绿灯，甚至加以武装保护，善于做人的杜老板当然不会少一分范哈儿的分红。到后来杜月笙觉得与其劳神费力地将鸦片运到上海加工提炼，不如就在四川本地就地加工，制成吗啡，成本更低，利润将比把鸦片运到上海大十几倍。那时在大上海一般人等吸食鸦片，稍有钱的中产阶级已发展到注射吗啡，更高级的便是吸海洛英了。杜月笙看准吗啡这个大有可为的市场，心想反正有范大爷在四川提供保护，也就有恃无

恐打算在四川投资搞一个吗啡加工厂。

范哈儿这次到上海，一方面是去玩一玩，开开心，一方面便是去和杜月笙谈这个要开的吗啡厂的有关事宜。

范哈儿把部队上的日常事务交给罗驼背等人去打理，自己带了苏方阁和几个随从乘船到上海。一行人刚到上海码头，杜月笙便率众弟子亲自迎接，两位帮会的龙头老大初次见面，彼此都留下良好的印象，杜月笙欣赏范大爷的豪爽、大气，范哈儿喜欢杜老板的善于做人的周到、仔细。

范哈儿和杜月笙同乘一辆轿车经过外滩码头时，范哈儿第一次见到那么多、那么高的洋楼，不觉就感叹了一句：

“我的妈妈哟，要望到楼顶，帽子都要望落。这上海码头，了不得！”

坐在司机一侧的杜月笙的一个手下掩嘴在笑，他心里一定在想：这个四川来的乡下佬，真是没见过世面。

但以善于做人而闻名的杜月笙此刻却表现出他的大气出来，他亲热地拉着范哈儿的手说：

“范师长，这上海码头也没有啥了不得的。有杜某人在这里，范师长也可将这上海滩踩在脚下么。”

范哈儿忙说：“不敢不敢，上海码头的地皮我踩着怕烙脚板。”

杜月笙哈哈大笑：“范师长现在不是已踩在上海滩的地皮上了么？”

范哈儿也跟着拱手傻笑道：“那是托杜老板的福嘛。”

杜月笙也拱手道：“托福托福，都是同门兄弟么，大家不要分彼此。”

第十四章

当晚杜月笙就在上海滩有名的哈福饭店为范哈儿接风洗尘，前来捧场的有不少闻名中国的政客以及军界、艺界、工商界的名流显贵。这些人并不知道一个从四川来的土头土脑的小小师长，杜先生为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，大请宾客。要知道当时上海滩上，上至前清遗老遗少，皇亲国戚，下到民国初年曾权显一方后又大权旁落的高官重臣，军阀混战中被淘汰下来的军长司令，各地被挤下宝座的省长厅长，简直多如牛毛，随便拉一个出来都要镇住这个四川来的乡下佬。但是杜月笙的面子，在这上海滩上，谁敢不给？又见宴席上杜先生对这川军师长推崇备致，极尽赞美之辞，也就一齐找好听的话对范哈儿说，一时把个范哈儿捧得心花怒放，晕晕呼呼的已不晓得身在何处了。小杯的酒已不能让他尽兴，他一把扯掉军装上的扣子，将衣服脱下甩到一边，叫过一个侍者来，让他拿大碗倒酒来。

上海滩一流的饭店里哪有拿大碗喝酒的？因此那侍者一时愣在那里，不知道他究竟要什么。

桌上众人也莫名其妙地看着范哈儿。

还是杜月笙反应敏捷，他笑嘻嘻地对范哈儿说：“范师长是不是要用大杯喝酒？”

范哈儿道：“对对对。今天大家一定要喝个高兴才是。”

杜月笙忙叫侍者换了一批大酒杯，范哈儿嫌侍者倒酒太慢，自己抓过酒瓶，也不看是啥酒，白兰地，葡萄酒，马爹利，反正他也分不清，全“咕咚咕咚”地倒尽所有的酒杯里，然后高声说：

“我范哈儿承蒙杜老板抬举，来到这上海码头，结交了

山城教父

这么多朋友兄弟，实在三生有幸！今天为了感谢杜老板的不嫌之情，我先把这三杯酒喝了，再和各位朋友兄弟干！”

范哈儿说完将三大杯酒咕噜咕噜喝了。

上海滩上的名流雅士们哪见过这般喝酒的，都在尽力在掩饰自己的嘲笑。

一旁陪座的苏方阁心中暗暗叫苦：糟啦，今天范大哥要闪我们四川人的火！

只有杜月笙一脸真诚，轻轻拍着手掌说：“范师长真英雄也。好酒量！”

范哈儿一听就更来了兴致，又将酒杯斟满，便要 and 杜月笙干杯。

杜月笙看到自己面前那杯由各种酒混在一起的叫不出名目的酒，真不晓得该怎么鼓劲才能喝得下，但一想到今天他不给范哈儿这个面子，范哈儿就算在上海滩彻底栽了，自己以后同范哈儿的合作也将无从谈起。于是也就咬牙站起身，脸上仍堆着笑容道：

“月笙只好恭敬不如从命，舍命陪君子了。来，范师长，为你我兄弟今朝一见，干！”

众人忙跟着叫好。这更激起范哈儿喝酒的兴致，于是操出四川人“打酒战”的脾气，逢人就干杯，一轮又一轮地找人拼酒力。把众宾客搞得内心里叫苦不迭，这杯里乱七八糟的酒连杜先生都喝了，你还能不喝？喝下吧，胃里又着实难受。只得暗中直骂这四川乡下佬，恨不得这场宴席早一些结束。

范哈儿仗着自己据山落草时练出的海量，根本不把这

第十四章

些甜腻腻的有颜色的各种不晓得名堂的酒放在眼里。从前在冥王山上，酒桌边放一个大酒缸，哥子伙谁高兴谁就用碗在酒缸里舀酒出来喝，那都是一些农家自己烤出来的包谷酒，红苕酒，高粮酒，度数高，酒味纯，哪像这大上海的酒，喝到嘴里就跟没喝一样。

但范哈儿犯了一个即便是老酒客也得小心提防的大忌：没喝过的酒、混酒，要尽量少喝甚至不喝。这些洋酒范哈儿在四川何曾喝过了，而今天宴席上的各种酒又被他乱倒一通，稀里糊涂地全喝进胃里，这人胃就是牛皮做的，也招架不住啊！

范哈儿在把酒桌上的上海名流显贵放倒五六个后，自己也倒了。到他被杜月笙的手下扶出饭店，经冷风一吹，坐上车就吐了杜月笙一腿，车上顿时酒气熏天，杜月笙的司机和保镖气得咬牙切齿，在前排用上海话说，这乡下赤佬真是不识好歹，杜先生给他面子他就撒野发疯，要是换了个人，早把他一条麻袋装了扔进黄浦江喂鱼了。

杜月笙一边用手绢揩着裤子上的污秽，一边对自己的手下正色道：

“休得无礼！范师长是我的朋友！”

人说酒醉心明白，范哈儿虽然已醉得大吐特吐，但还是分得清是吐到哪个人的裤子上了。因此他强撑着说：

“杜……杜老……对……对对……不起……啦……”

说完又“哇呀”一通，将一腔污秽又吐到杜月笙刚刚揩净的裤子上了。

杜月笙虽然尽力在把头往窗外伸，但嘴里却轻言细语

山城教父

道：

“范师长，没关系的，你吐了好受一些。”

第二天范哈儿才从酩酊大醉中醒来，守了他一夜的苏方阁见他睁开眼睛，便对他说：

“范大哥哩，我等怕是没脸皮在这上海滩操了，赶紧收拾行装回四川去吧。”

范哈儿这才慢慢回想起昨晚的失态，就一翻身爬起来，穿衣就往外走。苏方阁忙问：“大哥要去哪里？”

“我去给杜先生赔不是去。”

范哈儿衣冠不整地来到杜家公馆，在厅堂见到一身丝绸长衫的杜月笙，就忙拱手道：

“杜先生，范某人昨晚失态了，多有得罪，多有得罪！望杜先生……”

杜月笙打断他的话道：“范师长昨晚睡得可好？”

“睡得好巴实哟，一觉醒来就是现在。这上海的饭店是不一样嘞，他妈的连铺盖都是香的。”

杜月笙身边的门徒都稳不住笑，杜月笙挥手制止了他们。又说：

“范师长还没用早点吧？来来来，先请坐。来人，去给范师长做早餐去。不知范师长是想吃西式早餐还是中式的？”

范哈儿一时愣住了，没听说这早饭还有中、西之分。他身后的苏方阁怕范哈儿再闹出什么笑话来，就忙接口说：

“我们师长吃惯了中式早饭。”

第十四章

不想范哈儿却摆手道：“不，就尝尝这外国人的早饭是咋个一回事吧。”

苏方阁心里开始叫苦：范大哥又要闪火了。

果然，一份西式煎蛋加三明治和一杯牛奶哪填得饱范哈儿的胃，更何况他昨晚又将腹中的东西吐了个干干净净，且就不说他不会使刀刀叉叉，一切都是杜月笙不厌其烦地手把手地教他了。吃这西餐所出的洋相也和昨晚喝醉了酒相差无几了。

吃完了这份西式早点，范哈儿见人家没有再上的意思，就问：

“就这些？”

杜月笙反应过来他没吃饱，就忙说：“再给范师长上一份来吧。”

范哈儿道：“算了。杜先生，还是拿点馒头包子，再舀一碗稀饭来吧。我还是习惯那个，那东西才管饱。”

苏方阁在一边羞愧得无地自容，恨不得地上有一条缝钻下去了。早晓得跟范大哥来这上海如此受罪，还真不如呆在夔府睡大觉呢。

范哈儿在大上海将一切西洋规矩从头学起，他反正又不怕人家笑话，杜月笙这种时候就表现出他的善做人的优势，成天陪着范哈儿逛大上海的十里洋场，看跑马，进赌场，赏京剧，逛高等妓院，声色犬马场所，范哈儿都乐此不疲。

最让范哈儿神魂颠倒的是上海滩的妓院了，让他吃惊的是：原来洋婆娘也能被中国人操啊。杜月笙也变着花样

山城教父

让范哈儿高兴，一天晚上给他换一个洋女人。法国的，英国的，日本的，俄国的，把个范哈儿搞得又乐又累。在白天里就对苏方阁等人说：

“早就闻杜先生是当代春申君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

让杜月笙感到奇怪的是，范哈儿对一个长相并不怎么好看的英国娘们情有独钟，连着几个晚上都要点这个英国女人的牌。后来杜月笙私下问他：

“范大哥是不是觉得英国女人特别讲规矩，有教养？”

范哈儿道：“杜老板这话就抬高这些英国娘们了。婊子就是婊子，还有啥子规矩教养好讲。我只是拿这英国娘们出气，他们的同胞杀过我的一个兄弟。”

可有一个女人却让范哈儿没法制服。这人便是当年上海滩名妓谷圆圆，任范哈儿在她身上花多大功夫，掷多少钱，那谷圆圆就是不和范哈儿上床！她从心底里看不起这个傻里巴几的乡下赤佬，眼光里永远有一股傲慢的神态，范哈儿拿她实在无奈，就问杜月笙有何办法。杜月笙说：

“这谷圆圆在上海滩也是一方名流呢，围在她身边转的政客、军阀多的是。宋子文、孔祥熙家的公子哥儿，都很捧她的场呢，范师长不要性急，这事包在杜某人身上，总有一天她会乖乖地来找你的。”

范哈儿想：为一个女人，也要让杜先生去伤精神，又是何必呢？天涯何处无芳草，这种风尘女子，她看不起老子，老子还不一定看得起她。于是说：

“我也是随便说着好耍，杜先生也不要当真。”

就这样在上海滩吃喝玩乐了一个多月，杜先生和范哈

第十四章

儿越发情趣相投，两人最后竟成了换帖子的拜把兄弟，杜月笙在范哈儿防地开啡啡工厂的事也一拍即合，杜月笙当即叫来他的同门兄弟，有名的啡啡大王陈坤元来见范哈儿，双方商定共同投资在范哈儿部防地邻水县开设一家啡啡加工厂，大家利益均沾，共同发财。

范哈儿本想再在上海多玩一些时光，却收到罗驼背发来的电报，说军情紧急，希范大哥速归部队。

第十五章

范哈儿回到四川时局势已变得相当紧张了。民国十六年的春季，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的权力之争已达到白热化的地步。国民党中央党部已迁到武汉，以汪精卫为首的一批反蒋骨干发出一份通电，用武汉国民党中央党政联席会议的名义，免去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，蒋介石也不示弱，在南京也纠集一帮拥蒋派，以南京国民党中央常代会的名义，宣布成立南京国民政府，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，同时解散武汉国民党的中央党政联席会议。一时中国形成一国两府的分裂局面。

蒋介石急忙拉拢四川军阀刘湘和杨森等人，要他们顺长江而下对武汉国民政府发动进攻，并任命刘湘为第五路军总指挥，杨森为第五路军前敌总指挥。蒋介石许诺，只要川军攻下武汉，汉阳兵工厂将被川军接管，这对四川军

第十五章

阔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诱饵。

川军易帜为国民革命军后，刘湘和杨森这对老冤家暂时不打了，刘湘的部队被蒋介石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，杨森的部队则是第二十军。两人眼下是面和心不和，暗地里都互相提防着对方。

范哈儿部被杨森任命为先遣部队，率先出川向武汉国民政府发动进攻，第一战便是攻打鄂西重镇宜昌。而武汉国民政府派驻宜昌的守军师长已被蒋介石暗中买通，因此范哈儿的部队一到，守城部队稍作抵抗就顺江而逃了，范哈儿可说是兵不血刃，就拿下了宜昌。

范哈儿部便暂驻宜昌，众官兵自以为打了胜战，在城内吃喝玩乐，打牌赌博。范哈儿也不积极进攻，坐等杨森的命令，一打起战来，双方都会有伤亡，范哈儿才没哈到急于想把自家的哥子伙推到火线上为蒋、汪两人的权力之争去赌运气。

但范哈儿有所不知的是，帷幄之内却争斗得异常激烈，一支暗箭已搭上弦，准备向他射来了。

这天宜昌城内来了一个走街串巷的百货郎，他一路摇着货郎鼓，来到一家叫“拥花楼”的妓馆，那里面有一个他要寻找的人，也是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要寻求的人。

这人就是前冥王山嘴六排，后又提升到五排，现任范哈儿国民革命军的第二旅旅长骚鸡公。

骚鸡公那时正在“拥花楼”一间小屋内抽鸦片，身边有个女子为他烧烟膏。现在身为一旅之长的骚鸡公已操得相当有派头了，到妓馆必找扛头牌的妓女，抽大烟非“云

山城教父

土”“大土”不抽，“川土”已很提不起他的口味了，上了赌桌，一百块大洋以下的赌局他看都懒得看一眼；进出则前呼后拥，喽啰跟班无数。

这时妓馆的小厮递给他一张片子，骚鸡公一看，哎哟，是多年前的哥子来了，就忙对那小厮说：

“快把这位大哥给我请进来。”又对在他身边侍候的妓女说：“去吧，你的功夫不错，告诉你家老妈子，明天我还来。”

这妓女刚走，刚才还在走街串巷的百货郎就一步跨进来了，冲着骚鸡公就行拐子礼：

“五哥在上，请受兄弟曹茂林一拜。”

骚鸡公忙跳下烟榻，高兴地说：“哎呀呀，茂林兄，多年不见了，来来来，上榻抽一口。这几年在哪里发财啊？”

曹茂林原来是冥王山附近另一个堂口嘴九排的袍哥，和骚鸡公有过来往，两人又是同一地方出来的人，因此私交向来不错。

曹茂林坐上烟榻就说：“兄弟在武汉听说五哥的大名了。哈哈，当旅长了，真为兄弟长脸。”

“武汉？茂林弟在武汉做啥子？”

“不瞒五哥说，兄弟我在汪主席手下做事。”

“啥子？”骚鸡公差点没有被这句话从烟榻上震下来，哥子伙正和汪主席的人打战呢，这曹茂林不是来找死？

“五哥不要大惊小怪，我这儿还有汪主席给五哥的一封信呢。”曹茂林说得平平常常，好像那骚鸡公已和汪精卫是老熟人一般。

第十五章

骚鸡公更是吓得说不出话来了：“我……我我……我不认得……汪主席嘛。”

“你不认得汪主席，汪主席可认得你五哥。快看看汪主席咋个称呼你的。”

曹茂林说完从怀里掏出一张纸递给骚鸡公。

骚鸡公展开来一看，好像是一张委任状似的东西。他一生中识得的字也和范哈儿差不多，他的内心一阵乱跳，已没有猜猜内容是啥的勇气了，像做了见不得人的亏心事似的低声说：

“我……我不认得字，你你……念给……吧。”

曹茂林一看骚鸡公的神态就晓得使命已完成了一半，于是抓过那张纸来

说：“好，我就念给五哥听，五哥可要听仔细。”

兹委任严祖德为武汉国民革命军新编独立师第三师师长。

武汉国民革命政府主席 汪精卫

中华民国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

骚鸡公一时如坠云雾之中，磕磕巴巴地问：“严……严祖德，是是……是哪个？”

曹茂林哈哈大笑：“是你呀。五哥闯江湖这么多年，姓啥子都搞忘了嗦？”

骚鸡公自闯荡江湖以来，因为好女色，众哥子就给他起了这个绰号，大家也都这么叫，即便投了军，下属也只